

15.06

潍坊文史消息料选辑

第三辑



目 录

光辉永照后来人	
——记马保三同志	蔺嘉德(1)
王健	高 奋(36)
我做党的地下交通员时的回忆	
	王健口述 谭家昌整理(59)
我的父亲任国桢和陈少敏的战斗生活	
	任 为(84)
张眺同志小传	
	寒亭区政协文史科(97)
当“空房子主人”的典范	
	陈希栋(103) ✓
王林肯生平简介	
	于天助(113)
回忆王翔千老伯	
	王乃征(133)
孟超的革命和文学生涯	
	王惠芳(145)
秋瑾殉难记	
	李江秋(153)
六月六日与李钟岳	
	秋宗章(163)

- 周复将军在安丘阵亡 韩晓春颂(172)
- 我所知道的张景月 夏绥万(180)
- 张天佐杀秦冠三 丁云峰(277)
- 五井歼灭战 谭家昌 陈德印(280)
- 云门山战斗纪略 张文星(294)
- 骇人听闻的田庄惨案 青州市政协文史科(300)
- 孙家口伏击战与公婆庙惨案 于天助(309)
- 日寇残杀我伤病员罪行记 张文楼(325)
- 九死一生
——我被抓去当劳工的经过 刘洪武(329)
- ✓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在昌邑 齐效友 翟民(344)
- 击毙秦启荣纪实 安丘县政协文史科(352)
- 声讨“猪仔议员” 陈万增(359)
- 山东省立第十中学 王子政 杨高明 左景仁(364)
- 潍县纺织业发展史略 莱云洲(376)

光辉永照后来人

——记马保三同志

蘭嘉德

巨淀湖畔一农民，
从事革命四十春。
路途非遥多崎岖，
横遭逮捕与笞讯。
倭寇侵华炮声响，
起义烽火起海滨。
一片丹心兴大业，
光辉永照后来人。

这是马保三同志逝世后，他的生前好友悼念他的诗句。简朴的语言，概括了他战斗的一生和崇高的品德。

马保三原名马鉴堂，化名张炳炎，生于一八八八年。山东寿光牛头镇人。一九二四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曾任寿光县委宣传委员，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司令员，山东临时

参议会议副议长，青岛市市长，省政协副主席，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二届委员会委员，省委统战部部长等职。在四十年的革命斗争中，他一贯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勇于坚持原则，密切联系群众。对敌斗争顽强勇敢，对于工作忠心耿耿，其闪光的革命精神，崇高的道德品质，永远照耀着人们奋战不息！

(一)

十九世纪末期，正是满清政府腐朽败坏到摇摇欲坠的时代，帝国主义竞相侵略，割地赔款，有增无已，祖国大好河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农村破产，民不聊生。一些丑恶的社会现象，象瘟疫一样蔓延、流行，到处毒害着人们。马保三同志就诞生在这个时代的一个地处荒碱野洼的巨淀湖畔牛头镇村。那时村里有七、八百户人家，九千多亩土地。三十户地主、富农，霸占了好地三千三百多亩，他们倚仗权势，横行乡里，盘剥农民。四百多户贫农仅有洼地两千亩，终年辛劳，不得温饱，逃荒要饭，卖儿卖女。三百多户中农，占地三千多亩，他们省吃俭用仅能自给。可

是苛捐杂税，兵灾匪祸接踵而至，生活动荡不安，家境每况愈下，面对现实忿忿不平，瞻望前景忧心忡忡。马保三同志的家庭就是这三百户人家中的一家。十三口人种薄地十几亩，起初克勤克俭尚能自足，后来捐税繁重，兵旱相乘，生活坠入困顿。当马保三刚懂事的时候就对现实疑惑，愤慨。

父母为了寻找出路，在保三十岁时便送他到私塾读书，那时读的是“五经”、“四书”，教师是满脑子封建思想的冬烘老学究，只叫人死背经书，安分守己逆来顺受。保三觉得很不顺劲，便辍学务农。他跟父母学会了耕田、赶车，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他看洼、割草深深体验到农民生活的艰辛。在辛亥革命前夕，一些民主革命的新思想已传播到农村，在农闲时间他阅读各种书籍，结交进步朋友，从而懂得了一些社会知识，受到了一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启蒙教育。他常对人讲，中国如不改革自强，势必被列强吃掉。他在和地方封建势力的斗争中，学会了写文章，讲道理。他口齿锋利，善于谈论，每议论时势往往使众人折服，每驳斥谬论常常在哄笑中取胜。

他对社会上的不合理现象敢斗善斗，大至豪

绅劣行，小至社会陋习，他从不放过。人们说他好“挑刺”，“好打抱不平”，他说：“刺不挑出来就会受害，不平的事就要打掉。”

当时牛头镇的“村正”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他倚仗本村地主势力给他撑腰，便在村里称豪称霸，鱼肉百姓，保三看不过眼就找他说理，把“村正”说得理屈词穷。

村里有个道会门头子，外号称“三圣人”，他装神弄鬼，画符念咒，乱开药方给人治病，借以诈取财物。保三看了非常生气。他便亲自到“三圣人”家劝其改邪归正，他说：“赚点东西事小，乱开药方药死人可了不起，别做也些害人的事了吧！”“三圣人”置之不理。有一次他对“三圣人”的邻居说：“前天夜里我到外村去找朋友玩，在路上遇到两个青年人，身材魁伟，气势汹汹，手里拿着木杠绳索，向咱村走来。我问到哪里去，他们说：“找三圣人算账去，他给我家孩子看病，一副药把人药死了，今晚要绑他来给孩子抵命。”我听后推说三圣人外出行医不在家，他俩气乎乎地说：“今晚不在，回家后再说！”才回去了。”邻人把事情告诉了“三圣人”，“三圣人”也确实给马家庄一个孩子看过病，听了心里着实害怕，好多日子不敢出门，借医行骗

大为收敛。其实外村找“三圣人”抵命的事是保的行为三编造来吓“三圣人”的。

一次村里来了两个相面人，身穿怪服，手牵骆驼，装模作样给人相面，引得很多人找他看相。他们便借以敲诈财物。保三也挤进人群，叫相面人给他相相兄弟几人，相面人左瞅右看，煞有介事地说了一通，说的驴唇不对马口，引得众人捧腹大笑。他当场给相面人出了丑，群众在讥笑声中把相面人撵走。

保三写一手好字，村里人常找他写对联、喜帖一类的东西。村里有个人找他写婚柬，他问男女双方的年令，回答说：“男方九岁，女方十七。”他听了大笑一阵，说：“这太不合适，年令相差太大，不是给他们造福，而是给他们造罪。这婚柬我不给写，我也不同意订这样的婚。”村里人被他说服了，改变了原来的主张。

由于他敢斗、善斗，所以青年时代的马保三同志就在群众中很有声望。

(二)

一九二二年夏，邻村张家庄的进步青年张玉山同志（寿光党组织的创始人）从山东省立济南

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回乡。他到牛头镇走亲戚时经其岳父马洪儒的介绍认识了马保三。对保三的正义作为十分佩服，两人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军阀统治方面是志同道合，谈话投机，相交甚厚。保三在张玉山同志的启发、引导下，阶级觉悟逐步提高，革命要求愈加迫切。一九二四年张玉山同志入党后就介绍保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党的文件，懂得了一些新的道理。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他在村西洼里盖了屋子，名义上是用来看洼，实际上用来当作党的秘密活动点，邻村党员经常来这里开会。当时党的活动经费困难，他卖掉了自家的一个场园，用来开“花色棚”（卖各色布料）。赚钱来当作党的活动经费。

一九二六年，中共寿光县委成立，保三同志任县委宣传委员并负责寿光的农运工作。他利用自己的能讲善辩和农民群众有密切关系的有利条件，在各村发动农民，组织农会积极开展反对封建军阀和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

那时军阀部队占据寿城，向各村要粮逼款，各村组织红枪会抗粮抗捐。后被军阀部队镇压下去。军阀部队便借消灭红枪会为借口，到各村杀人、烧屋、勒索财物。牛头镇的“村正”，也趁火

打劫，借着向军阀部队交款买安的理由，向本村群众敛款五千大洋，上交一千，自己侵吞四千。群众不明真象，而马保三同志却深明内情，他代表民意向“村正”算帐。“村正”仗势抵赖，保三据实说理，一直告到旧县府，迫使“村正”退出了赃款。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山东军阀准备逮捕马保三同志，因此他出走东北。在东北秘密开展抗日斗争，后辗转到朝鲜仁川，与在朝鲜的中国同志组织了“中华劳动组合会”开展抗日活动。后又返回家乡。

一九三三年秋，保三同志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开始被关在县城监狱里，国民党县党部头子辛景章，因在国共合作时曾和保三在一起开过会，他打着老相识的牌子前来劝降，假装关心的样子说：“要顺应历史潮流，要认清形势，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办过手续，便可获得自由，受到重用，不必去为共产主义冒风险，作无谓的牺牲。”马保三听后怒不可遏，气乎乎地说：“干革命就是顺应历史潮流，干革命就不怕冒风险，我干革命是为工农大众，不是只为个人受重用……”辛景章被驳得闭口无言。

不久马保三同志被解往济南，被关进国民党

省府监狱。在那里敌人先对他进行软化利诱，劝他坦白自首，说出其他同志的名字，他严词拒绝。敌人又对他严刑拷打，鞭击电触，他坚强不屈，守口如瓶，保护了其他革命同志，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他在监狱中对一起坐牢的同志非常关心，鼓励他们进行斗争，敌人给的饭少了，他就让给别的同志吃。他出计谋想办法与全狱同志一起对敌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后来由于他软磨硬抗，敌人没有从他身上得到任何东西，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便对其家中进行了一番敲诈，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交保释放。国民党省党部知道他在家乡有群众基础，又有活动能力，便勒令他外出他乡，不准回家。可是为了坚持斗争，他仍辗转回乡。当时寿光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他没有接上党组织关系，便自觉地按党员条件严格要求，自己积极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

那时牛头镇的“村正”马炳修担任了湖东乡的乡长。他利用职权对群众敲骨吸髓，贪污肥私。群众对他恨之入骨。马保三同志深入调查，首先了解到全乡群众最恨的事情是马炳修把全乡用来筑墙、修庙、铺路、架桥的公款吞为已有。他便串连党员，走门访户发动群众揭发伪乡长的贪污罪行。经过一段时间，几个村的群众都发动起

来了。他看条件已经成熟，就在一九三四年旧历年底，带领一千多名群众突然包围了乡公所。首先封了账目橱，然后从群众中选了五个懂账目的人，对收支账目一笔一笔清查。因为行动迅速，伪乡长毫无准备，一时不知所措，只好假装镇静，伺机报复。在里面查出一笔贪污账目，就立即向外边的群众公布。外边群众就喧嚷一阵，一边喊口号，一边大骂。连查了五天，伪乡长再也忍不住了，就放刁耍赖破坏查账。但是群众气愤很大，又有组织领导，伪乡长无可奈何。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知道马保三同志是领导人，便使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嗾使乡丁到马保三家中无理取闹，向他家扔砖扔石头，把保三同志家的锅都给砸破了，但保三同志毫不动摇，坚持查账到底。后来账目查清了，证据拿到手，他带领各村群众五千多人到旧县府告状。在群众的怒吼声中，在凿凿的铁证面前，伪县长宋宪章也不敢偏袒，他看到众怒难犯怕闹出乱子，只好撤掉伪乡长马炳修的职务，并令其交出赃款。又被迫答应群众推荐马保三担任湖东乡乡长的要求。斗争胜利了，恶霸地主垂头丧气，贫苦农民扬眉吐气。经过这场斗争马保三同志的声望更高了。

(三)

一九三七年，日寇进逼华北，民族危亡空前严重。党中央发出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号召。马保三同志在牛头镇举办农民夜校，组织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为建立抗日武装培训骨干。“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进犯，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逃。寿光县委根据上级党委指示精神于十月上旬在马保三家中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确定建立人民抗日武装，成立军政委员会准备进行抗日斗争。马保三同志被推选为军政委员。他坚决拥护党的决定，会议结束时他激动地说：“拉起部队给养不成问题，先把我家麦子囤揭开让同志们吃，吃完我家的再吃别人的。”

会议结束后，年过半百的马保三同志竟象青年一样，积极投入组织抗日武装的准备工作。他穿着蓝布长衫，手持着长杆烟袋通宵达旦地开会，研究各项工作安排。他徒步奔跑到各处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揭露日寇的烧杀抢掠暴行。号召大家组织抗日武装，抗击日寇侵略，挽救祖国危亡。在牛头镇大集上他站在高桌子上，挥舞着胳膊

面对着拥挤的人群，慷慨激昂地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他以自己的亲身见闻，讲东北人民当亡国奴的痛苦，他含着眼泪，讲得群众都流下了泪水。他讲到平型关大捷时，眉飞色舞，气壮声扬，群众也欢声雷动；讲到组织抗日武装时，群众纷纷响应，当场即有十几名青年争先恐后报名参军。

为了组织抗日武装，马保三同志把自己家庭当了接待站、会议室、印刷所；把自己家里多年积存的粮食当作公用的给养；把自家的柴、菜、油、盐无偿地供大家使用；把自己一家的男女老少当了后勤兵。烧水、做饭、送信、站岗全是他一家人承担。不管是县委同志，还是其他找他联系工作的人员，他都热情接待。他对孩子们说：“叔叔们来了快杀鸡、烙饼！”一个多月时间，他跑了八个乡，串了几十个村庄，组成了一支八十多人的队伍，叫“抗敌后援队”。成为牛头镇起义的骨干力量。

当时人员有余，枪弹不足。十一月中旬，国民党羊角沟警察局有一批武器往县城调运，马保三同志闻讯后立即派陈少卿同志带领八名战士在古城村后用伏击的办法截获全部武器，得枪八十余支，子弹四千余发。国民党县长宋宪章听说后

大为恼火，派兵包围了湖东乡乡公所，强迫交出枪支，后援队坚决反抗，局势十分紧张。保三同志考虑到若发生武装冲突，必将造成损失，影响起义大局，于是他便以谈判为名把宋宪章派来的领队头目请到乡公所内，他以高昂的爱国热情和能言善辩的口才，痛述武装民众抗日的道理，说明全民抗战的必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这个头目受到教育，感到内疚。保三又为他回去好说话，便将原来收藏的几支坏枪交给他们带回县城交差。当时寿光政局已动荡不安，宋宪章已顾不了许多也就此罢休。这次夺枪为组织武装打开了局面。接着又缴获了羊角沟盐务局的步枪三十多支。又收编了一股土匪，得枪十余支，这样，抗敌后援队就日益壮大、全部武装起来了。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日寇分兵两路渡过黄河，进入山东腹地‘逼近寿境，国民党寿光县政府大小官员惊恐万状，急于逃散。寿光县委立即命令在王高、台头、洋头、南河、大埠、崔家庄等地拉起的抗日武装迅速到牛头镇集结，宣布武装起义。一时穿着各种衣服，拿着钢枪、大刀、长矛、土炮等武器的青壮年农民，云集牛头镇村，街头人来人往，号声此伏彼起，红旗招展，战马长嘶，声势十分动人。在乡公所门前树起“国

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的大旗。大家公认马保三同志对党忠诚，深谋远虑，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与较高的组织才能，在革命斗争中担负领导重任，便推举他为八支队司令员。他担任司令员后，感到担子沉重，创业艰辛，便用尽全力，团结全体同志共同干好工作。有些同志看到他年过五十，昼夜奔忙，脸上有些消瘦，便劝他注意休息，他说：“武装抗日，关系重大，又是新工作，尽心尽力未必尽职，怎敢图个人轻松。”他首先以司令员的名义贴出布告，宣布武装起义，陈述武装抗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呼吁全县人民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支持我军武装抗日，救国保家。同时以司令员名义正式通知国民党县长宋宪章，说明起义宗旨和部队番号，要求联合抗日，救亡图存。对各部队进行整编，共编为四个中队，一个特务队，一个骑兵连，一个文艺宣传队，设有司令部和政治部作为领导机关。共约七百余，长短枪近五百支。这天，在牛头镇街头，演出自编的《放下你的鞭子》、《抗日战歌》等抗日救国的文艺节目，散发油印的起义简报，全村遍插红旗，张贴标语，各队唱起了《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等歌曲，群众

拥上街头，奔走相告，欢庆起义胜利。马保三同志向群众作了鼓舞人心的讲演。接着，一边组织部队干部开会商讨斗争策略；一边热情接待参军人员。他忘记了疲劳，忘记了吃饭，忘记了睡眠；他紧张兴奋、奔忙；他感到多年来受地主、恶霸、封建官僚和洋人的欺负忍气吞声，一旦自己有了武装，有了主权，敢说话，敢办事而无比的高兴。

一九三八年元月上旬，红军干部韩明柱和鲁东工委委员杨涤生来到牛头镇，加强了领导力量。保三同志出于对党中央和红军的无限景仰与韩、杨紧密团结，虚心向他们学习，共同搞好部队的建设。他根据韩明柱同志的建议，按红军的编制对部队进行了整顿，他担任指挥，韩明柱任副指挥，张文通为政治委员，马健生为参谋长，杨涤生为政治部主任，还设有作战科、组织科、供给科、交通科。分别由党的领导干部担任。中队设政治指导员和政治宣传员，由优秀党员担任，负责政治思想工作，进行宣传教育。把这支由农民组织起来的起义部队完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在韩明柱同志的建议下，保三同志对部队进行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学习队列、站岗、放哨、利